

**JLW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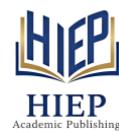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JLWE, Vol. 1, No. 2, 2025, pp.225-233.**

**Print ISSN: 3078-8129; Online ISSN: 3104-507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w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5.2.05](https://doi.org/10.64058/JLWE.25.2.05)**



## 符号·行动者·本体：辛西娅·欧芝克《大披巾》中的物叙事

卢虹宇 (Hongyu Lu), 方 英 (Ying Fang)

**摘要：**《大披巾》是美国当代作家辛西娅·欧芝克关于奥斯维辛幸存者创伤记忆与战后生活的故事集，是欧兹克最出名的“大屠杀”题材作品，获“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现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历史与记忆、创伤书写、身份建构、伦理解读、空间叙事等问题，但小说中“物”的叙事功能被严重低估。本文探讨“物”在小说中的文化表征、能动性和本体性。首先，“物”作为文化符号，折射出大屠杀的历史与文化属性。其次，“物”有其自身活力，具有操控和影响人物的灵性和力量，能发挥“行动者”的叙事功能，从而影响了小说的情节发展。最后，“物”作为独立存在的实体，显示出深不可测的本性，从而实现了制造恐怖效果的叙事意图。通过深入剖析“物”的三重叙事功能，本文指出《大披巾》中的“物”强化了大屠杀的历史性，揭示了犹太人个体和集体的巨大心理创伤，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二战，并肩负起历史责任。

**关键词：**辛西娅·欧芝克；《大披巾》；物叙事；大屠杀；创伤

**作者简介：**卢虹宇，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电邮：2237340254@qq.com。方 英（通讯作者），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化地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叙事学、文学空间批评。电邮：ttbetty@126.com。

**Title:** Thing Narrative in Cynthia Ozick's *The Shawl*

**Abstract:** *The Shawl*,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by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er Cynthia Ozick, delves into the recollections of Holocaust survivor Rosa, chronicling her traumatic memories in the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and her post-war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Ozick's most renowned work centered on the Holocaust, it has received the O. Henry Prize for Short Fiction.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such issues as history and memory, trauma writing, identity construction, ethical interpretation, and spatial narrative. However, the narrative function of “things” is severely underestimated in the collec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gency and ontology of “things” in *The Shawl*. Firstly, as cultural symbols, “things” reflect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attributes of the Holocaust. Secondly, vibrant “things” with spirituality and power manipulate and influence the characters, and play the narrative function of “actor”, thereby having a bearing on the plot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 Finally, as independent substances, “things” reveal their unfathomable nature, thereby achieving the narrative intention of creating terrifying effects. By delving into the triple narrative functions of “things” in *The Shawl*,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things” in the work reinforce the sense of the Holocaust history and unveil the immense psychological trauma of Jews both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promoting a re-examination of World War II and urging people to take up their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Keywords:** Cynthia Ozick; *The Shawl*; thing-narrative; the Holocaust; trauma

**Author Biography:** **Lu Hongyu**, Master's Candidate at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2237340254@qq.com. **Fang Ying**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an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ultural Geography Research, School of Liberal Art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Research Area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narratology, and spati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ttbetty@126.com.

过去 15 年，在“后人文主义”和“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潮下，国内外学界出现了明显的“物转向”（turn to things / material turn）。在此背景下，尹晓霞和唐伟胜（2019, pp. 76-84）提出，对于文学叙事而言，“物”可能承担以下三种叙事功能：（1）物作为文化符号，映射或影响人类文化；（2）物作为具有主体性的行动者，作用于人物的行动，并推动叙事进程；（3）物作为本体存在，超越人类语言和文化表征，显示“本体的物性”。若借鉴“物转向”思潮中的重要理论和成果分析辛西娅·欧芝克的名作《大披巾》，能做出新阐释并得出新结论。

辛西娅·欧芝克（Cynthia Ozick）于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崛起文坛，是美国当代最杰出的犹太小说家之一。欧芝克不仅改变了犹太文学由男性作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也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刘海平、王守仁，2018, p. 199）。评论界普遍认为文字和思想是欧芝克的强项，认为她克服了对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影响的焦虑”后，文思笔法不再囿于成规；她创作的故事大多聚焦犹太生存困境、犹太身份探索和 20 世纪犹太人的命运等（魏新俊、张国申，2014, pp. 47-53）。《大披巾》（*The Shawl*, 1989）作为一部小说合集，包括同名短篇故事《大披巾》（“The Shawl”）及其续集《罗莎》（*Rosa*）。《大披巾》是欧芝克开拓犹太主题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她最出名的“大屠杀”题材作品，获得了欧·亨利短篇小说奖。

关于欧芝克和《大披巾》的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历史与记忆，如王祖友（2004）、郝慧敏（2020）、郝慧敏（2021）等；创伤书写，如方进、李金云（2020），Bagno-Simon（2014）等；身份建构，如童丽娟（2020）、Partyka（2017）、Jones（2002）等；伦理解读，如赵娜（2014）等；空间

叙事，如张昕（2020）等。《大披巾》中充斥着大量物品，而多数评论仅仅聚焦于物的隐喻和象征意义，却少有学者考察小说中“物”的多重叙事功能。例如，郝慧敏（2020, p. 89）对小说中的“披肩”给予关注，认为《大披巾》中的“披肩”是诸多隐喻内涵聚合而成的客观对应物，关涉流亡、杀戮、想象共同体、民族文化以及生的希望。张昕（2020, pp. 62-66）以空间叙事模式为切入点，认为在纳粹集中营这一空间，披肩作为物质实体象征着罗莎犹太人的身份。以往研究通常将物看作客体，聚焦于叙事中“物”的文化象征功能，几乎没有涉及物性或物本体的文学再现问题，忽视了物在人类认识之外所具有的自身主体性。然而，《大披巾》中大量的物描写并非用作隐喻或象征这么简单。实际上，作为文化符号的物还具有记忆功能，能够激发人物记忆。同时，《大披巾》中的物具有自身主体性的决定性力量和本体论意义。

本文将以上文中提到的“物”的三种叙事功能为理论框架，聚焦小说中的各种“物”，分析“物”的文化表征、能动性和实在性；讨论三者如何共同作用，不仅发挥记忆功能，颠覆主客体关系，而且影响人物行为以推动叙事进程；甚至神秘隐退并引发读者对二战的思考，从而揭示二战给犹太人个体和集体造成巨大心理创伤。

### 一、符号的物：凝聚伤痛记忆的铁网

郝慧敏（2021, pp. 92-98）关注了《大披巾》中历史与记忆的关系，认为欧芝克借犹太教律法的“米德拉什”阐释思维对犹太大屠杀历史与记忆的罅隙进行了有效弥合。笔者进一步提出作为文化符号的“物”本身具有记忆功能，为大屠杀历史与记忆的合理转换提供支持。“铁丝网”在小说中出现了十六次，它绝非仅仅具有实际的监禁或保护功能，而是凝聚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恐怖记忆。弑婴事件隐藏在铁丝网中，在关键时刻激发主要人物的记忆，影响人物做出选择。

集中营中前景化的电网是物的力量的直接体现，它直接作用于被监禁的犹太人的生存状态。通过罗莎这位故事内聚焦者的叙述，与铁丝网相关的过去呈现在读者眼前。罗莎和侄女斯特拉、女儿玛格达被纳粹监禁在集中营里，电网的存在使得包括她们在内的犹太人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他们的行动受到限制，自由被剥夺。另外，电网的设立不仅是为了物理上的隔离和监控，更是对监禁者心理和精神上的压迫和震慑，反映了当时纳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即实现纳粹的种族清洗目的，宣扬其“优等种族”观念。玛格达是罗莎被纳粹士兵强奸后生下的孩子，一个犹太、日耳曼混血儿，但仍然不为纳粹所容。在十五个月大的玛格达学会走路后，罗莎就明白玛格达活不久了。玛格达的悲剧围绕大披巾展开。为了寻找披巾，玛格达踉跄走入了点名区。罗莎去取大披巾回来的途中听到铁丝网电流发出的哼哼声，以及电线发出的各种音色的悲哀声音。此刻，物与人之间的距离不再由物理距离衡量，而是与两者间的运作关系有关。由于玛格达这一“媒介”（medium）——列维·布莱恩特（Levi Bryant）（2014, p. 9）认为任何实体（entity）都可称为“媒介”且“媒介”可以影响其他实体的形成或提供/限制其他实体运动或交互的可能——罗莎与铁丝网建立了关联，甚至于“她离铁丝网越远，越清楚地听见向她涌来的各种声音”。（Ozick, 1989, p. 9）<sup>①</sup>欧芝克运用多重比喻，将玛格达掉落到电网上的过程以零度写作的手法描述出来：“骤然间玛格达沉溺在空中。整个身体穿过长空。她像一只蝴蝶去触摸银色的藤蔓。当玛格达的圆脑袋、铅笔似的细腿、气球样的肚子和蜷缩的胳膊摔向铁丝网那一刻，那些铁丝网的声音发了疯地咆哮起来，催促罗莎快跑，赶快跑到玛

<sup>①</sup> Ozick, Cynthia (1989). *The Shawl*. New York: Vintage Books. 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格达从飞行中落到充电铁丝网的地方”。(pp. 9-10) 玛格达被纳粹官兵发现并残忍地扔到电网上杀害，这一事件是无数犹太人命丧纳粹之手的缩影。小说详细描写的电网显然成为了死亡符号。

物的文化符号意义及其叙事功能会因时而变，有可能沉淀出新的意义，或作为触发人物记忆的媒介，进而揭示作品的主题和作者的思想情感。比尔·布朗(Bill Brown)提出了“物质无意识”(The Material Unconscious)概念，用以指涉文学文本中反复出现的轻描淡写的亚历史片段，即某个时代中不为人注意的表面表达。(Brown, 1996, pp. 4-5)通过将文本表层中的物质细节汇聚并分析，可以说明日常生活中有意义的结构和物质改变，从而揭示出文学作品中潜伏的历史和主题。(韩启群, 2019, p. 106)几十年后，电网携带的死亡符号被犹太人集体刻意地去淡忘，比如，斯特拉一心想找个美国丈夫，想要走出创伤。但对于罗莎来说，铁丝网与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丧女之痛紧紧联系在一起，只要再次遇到铁丝网这一记忆触发器，她就会产生应激反应。由此，在生活的变迁与不变的创伤之间，可以管窥大屠杀的沉重历史。小说中，罗莎为了寻找内裤在路上游荡，误入了酒店沙滩。“她看见沙滩上两个人躺在一个带锁的铁丝网栅栏后面，一个令人震惊的集中营提醒物。……被铁丝网囚禁！无人知晓她的身份、她发生了何事、她来自何处。大门，钥匙的可怕诡计，荆棘铁丝，共卧沙滩的男人们……”(p. 49)此时，酒店沙滩外的铁丝网具有特定的经济和政治功能。玛丽·路易斯酒店是一个休闲、娱乐、消费场所，后院有政治、自由、抗议构成了铁丝网区隔出来的地方的特征。正如酒店经理所说，“我们用铁丝网保护客人的隐私”，铁丝网隔离出的是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p. 51)然而，对于罗莎来说，铁丝网却是大屠杀历史停滞的死亡符号，即使过去三十年依然深刻影响着作为幸存者的她的生活。罗莎在酒店找不到走出铁丝网的路，她被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恐怖记忆瞬间压垮了：“玛格达的气味记忆，失落婴儿的圣洁芬芳。被谋杀。被投掷在围栏上，满是荆棘、带刺的铁丝网，电击、网格与栅栏交织成一张火炉之网，孩童置身其中”。(p. 31)罗莎指责酒店老板在栅栏上捆上带刺铁丝网，在得知老板姓氏为芬克尔斯坦(Finkelstein是常见的犹太人姓氏)后，罗莎直言酒店老板应该更清楚铁丝网的特殊性，并质问他“我们在那(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你在哪”(p. 51)。面对同胞，罗莎想要酒店老板能够共情她的创伤，不再使用铁丝网，却遭酒店老板驱逐，更让她对铁丝网深恶痛绝。

关于奥斯维辛的记忆在罗莎给佩斯基读信的时候再次浮现。詹姆斯·W·特里博士邀请罗莎去酒店参与研究，但酒店让罗莎联想到铁丝网以及被囚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痛苦记忆，罗莎情绪斩钉截铁地表明自己“并非任何人手中的按钮，即便他们布满了带刺铁丝网”，罗莎对佩斯基的态度从试着接受转变为完全的抗拒，罗莎的一句“我不是你的按钮，佩斯基”表明她拒绝被佩斯基操控，她并非佩斯基想象中容易操纵的女人。(p. 61)女儿被纳粹士兵残忍地抛掷到铁丝网上杀害的记忆让罗莎选择避免与所有人建立亲密关系，她拒绝佩斯基的派对邀请，拒绝詹姆斯·W·特里博士的访问，拒绝搬去和侄女斯特拉住在一起。可以说，铁丝网触发的记忆在罗莎内心筑起铜墙铁壁，影响罗莎的人际交往和一举一动。

将“物”视为文化符号标志着“物转向”的开端，探索叙事中“物”的文化符号功能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作家的创作意图。铁丝网这一死亡符号是罗莎个人以及犹太人集体的伤痛。毫无疑问的是，铁丝网作为记忆触发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罗莎的选择。铁丝网所触发的罗莎的记忆也再现了历史上大屠杀的惨无人道，表达了欧芝克鲜明的犹太意识。

## 二、行动者的物：具有主动力量的织物

“物”在《大披巾》中扮演的角色绝非背景那么简单，也不仅仅只起到象征的作用，而是具有影响人物活动并推动小说叙事进程的关键力量。包括大披巾、床单在内的织物在《大披巾》中出现了百余次，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在《大披巾》“故事”层次的叙事进程中，有一个关键的问题：罗莎为什么反复强调她的“华沙”与佩斯基的“华沙”不一样？多数学者认为大屠杀留下的创伤是罗莎拒绝与佩斯基交往的根本原因。劳伦斯·兰格（Lawrence Langer）认为罗莎对自己的犹太血统感到羞耻和蔑视，“罗莎选择与波兰的专业知识分子贵族阶层联盟，而拒绝了骄傲的犹太传统”。（Langer, 1998, p. 124）

莉莲·克雷默（Lilian Kremer）认为“欧芝克展示了大屠杀对幸存者生活的灾难性影响”。（Kremer, 1999, p. 163）但如果将《大披巾》看成辛西娅·欧芝克的一次“物”叙事实践，这一问题能得到更为圆满的回答。

在《大披巾》的第一部分，作者主要采用全知叙述模式讲述罗莎在集中营的遭遇，并变换采用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在第二部分则通过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叙述罗莎的美国生活，故事外的叙述者通过小说人物的眼光和内心来观察和感知事件。总的来说，叙述者主要通过全知叙述以及罗莎的视角展现了大披巾的神秘力量。在“故事层面”，大披巾为玛格达抵御寒冷、提供保暖，但它的功能不仅限于此。正如简·本尼特（Jane Bennett）在《有生气的物质：物的政治生态学》（*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中提出的，“物”拥有独立于人类主体的时刻，可以“影响其他物体，提升或削弱这些物体的力量”。（Bennett, 2010, p. 3）小说中的大披巾除了驱寒保暖，甚至还可以给玛格达“提供营养”，滋养其生命，这块神奇的披巾“整整三天三夜给婴儿提供了营养”。（p. 5）玛格达安安静静地待在大披巾的庇护下，饿了就揪着披巾吮吸“乳汁”。大披巾的主体性力量在此处凸显。同时，它的力量也被斯特拉觊觎。寒冷中瑟瑟发抖的斯特拉被“大披巾”的物性力量吸引，于是拿走了大披巾。这导致学会走路的玛格达离开营房，最终酿成了玛格达的死亡。可以说，此时的大披巾不仅仅是客体的物，而是具有影响情节发展、推动叙事进程力量的“行动者”。

对比玛格达受到物的滋养，大披巾也对罗莎产生了幽微的作用，并影响她的一系列行为。一方面，大披巾在关键时刻保护了罗莎，促使罗莎在生死抉择中选择了生存。玛格达被士兵杀害时，有着玛格达唾液气息的大披巾塞在罗莎嘴里，堵住了罗莎狼般痛苦的尖叫，也制止了罗莎想要冲上前暴露自己的冲动，让罗莎得以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下来。另一方面，大披巾作为罗莎与过去联系的纽带，让罗莎沉浸于创伤之中，无法释怀。三十年后，罗莎收到斯特拉寄来的装有玛格达披巾的盒子，打开盖子，“掉色的披巾如同旧绷带一般躺着”，“带着一股淡淡的几乎是想象出来的口水味”，罗莎静静地等待着披巾让幽灵玛格达苏醒。而后侄女斯特拉打来电话，劝说罗莎在迈阿密参加俱乐部、交些朋友，罗莎在披巾的影响下并未采纳侄女的建议，她挂掉电话并将披巾披在了听筒上。霎时间，“整个房间充满了玛格达的气息，她犹如一只蝴蝶，在这个角落里，又在那个角落里，瞬间即逝”。（p. 64）罗莎眼前出现了十六岁的玛格达，穿着罗莎高中穿的天蓝色裙子，罗莎被玛格达健康的前臂迷住了，她贪婪地观察女儿的外貌，好奇女儿的才能，甚至开始在大脑中写信给玛格达。罗莎完全沉浸在女儿玛格达仍然活着的幸福幻想中，无法自拔。可以说，披巾对罗莎有着近乎圣物的巨大影响。罗莎在披巾的“诱惑”下，拒绝了侄女斯特拉劝她放下过去向前看的劝诫，

而这又导致她拒绝与佩斯基的进一步交往，无法与外界建立新的联系，进一步加剧了她的孤立和痛苦。

同样，罗莎床上的脏被褥削弱了她融入美国社区的力量。脏被褥总是像脐带一般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罗莎与佩斯基见完面回到公寓，“被褥仍然没有被整理，散发着鱼腥味，被子像脐带，像船只碎片一样打结在一起”，“蓝色条纹的连衣裙像一条粗色的蠕虫，从扭曲的床单中滑出”。(pp. 30-33)不仅如此，日益肮脏的床单对罗莎施加消极作用，尽管只需走过一条街就能走到自助洗衣店，但深受创伤的罗莎出现自闭的特征，放弃了清洗床单的念头；脏被褥让罗莎产生羞愧和低人一等的感觉，阻止罗莎去社交，也让她在与佩斯基的谈话中极力否认与佩斯基的相似性，强调两人的“华沙”并不一样，拒绝与佩斯基深入交往，这才进一步让罗莎始终无法从大屠杀的阴影中走出来，无法面对现实世界。

大披巾和脏被褥不只是人物性格的衬托，也不再是人类视野中的被动客体。作为“活力”之物的它们也仅仅起到象征的作用；它们本身就有生命，能够掌握主动性、施展“物”的力量以颠覆主客体关系，并与人物进行互动，具有影响人物活动并推动叙事向前运动的力量。罗莎在迈阿密形影只、格格不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物”的力量造成的。在叙事进程中，“物”获得了一种生命，掌握了主动权。本应消极的大披巾和脏被褥成为主动的一方，而本应积极的人则成为被动、受影响一方。

### 三、本体的物：无限隐退的尸灰

“物”在《大披巾》中占据显著位置，甚至具有本体性。欧芝克在对比铁丝网内外环境时，就列举了大量的物。铁丝网外，“太阳光里有另外一种生命”，“夏日绿色草地上点缀着蒲公英和深色紫罗兰”，“纯洁的虎百合昂起黄色的花帽”；而营房里，有的是排泄物，“像辫子一样粗的粪便”，“从上铺缓慢流下来的垂下来的褐红色臭瀑布”。(pp. 9-10)王祖友(2004, p. 16)认为欧芝克在小说中以直陈式的方式呈现了“人物”，这些形象模糊的人物显出神秘、怪异的“非人”特色，人物似乎失去了“人”的属性。笔者更进一步，将目光聚焦于“非人”的“物”。笔者认为，《大披巾》以直陈式的方式大量陈列“物”，给读者一种感觉：无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在纽约的商店、还是在迈阿密旅馆，罗莎都被物重重包围，居主宰的是物，而非困在其中的罗莎。换句话说，这些物具有独立于人类理性的本体性。

当然，仅仅依据篇幅和频次，我们无法真正理解“物”在《大披巾》中起到的作用。至关重要的是借助“面向物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窥见神秘之物的实在性给人的惊鸿一瞥。“面向物的本体论”是21世纪西方哲学界兴起“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的一个重要分支，对“物转向”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唐伟胜, 2017, p. 7)物转向的重要特征是试图重新回到物自身，去探索人类意识之外的物。(唐伟胜, 2021, p. 110)这种观点为提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的“超物体”(hyperobject)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得莫顿能够从非人类中心的视角出发，探讨超越人类感知和理解范围的物。根据“面向物的本体论”，我们发现，集中营中带着片片尸灰的恶风，恰如提莫西·莫顿的“超物体”，令人得以窥见神秘之物的实在性。莫顿认为“超物体”具有五大特征：粘性(Viscosity)、非局部性(Nonlocality)、时间波动(Temporal Undulation)、相位(Phasing)和物体间性(Interobjectivity)。(Morton, 2013, pp. 1-95)小说中的尸灰恰恰具有

“超物体”的这五个特征。如烟雾一般的风带着油味，与营房内的臭味交杂在一起，它们不是通过透明的媒介从远处接近我们，而是就在我们身边，此为“粘性”。带着灰尘的风在时空分布上更为广泛，焚烧产生的灰尘与空气混合，其作用不局限于特定的地点，此为“非局部性”。带着灰尘的黑风与我们所习惯的人类时间尺度不同，超越了人类的理性认识，此为“时间波动”。黑风在不同时间点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它有时快速刮过罗莎的面颊，有时又轻柔地吹过玛格达的头发，具有“相位”特性，让人们只能看到其部分，而看不到整体。黑风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与其他对象的关系、如与集中营建筑的关系来显现自己，形成相互构成的关系，此为“物体间性”。有着如上特征的带着黑灰的风，以莫顿“超物体”的形态，或者说以其本体之物的实在性，“诱惑”人们体现了在小说表层的微观聚焦背后，潜藏着更为宏大的历史叙事。

提莫西·莫顿的“超物体”是基于“面向物的本体论”的理论框架发展而来的，本质上是在生态哲学中对“面向物的本体论”的核心概念——“实在之物”——的具体化和拓展。何为“实在之物”呢？格莱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提出了“物的四个面向”，即“实在的物”“实在的特征”“感性的物”“感性的特征”。他进一步指出，实在之物区别于人类认识上的感性之物：感性之物既完全在场，又被偶然的表面特征所包裹，必须剥离这些特征才能发现其本质；实在之物则从一切人类经验中隐退，拒绝任何形式的因果或认知把握；人类虽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无法完全把握实在之物，但可以在实在之物和感性冲突中瞥见物深不可测的实在性。（Harman, 2011, p.86-94）以此观之，小说中无论是士兵还是犹太人，都无法完全理解风中黑灰（尸灰）的特征，更无法窥见物的实在性。面对夹杂着黑灰的恶风，纳粹士兵视之若素。即使能够把握黑灰的感性特征，对黑灰的物理组成心知肚明，即黑灰实际上是被犹太人身体焚烧后留下的尸灰，被风裹挟着飘荡在营房间，纳粹士兵却对黑灰的本质冷漠木然，感受不到这些物对情感和人性的冲击，以及这些物发出的历史巨响，因而他们根本无法企及实在之物。而罗莎、斯特拉在恶劣的集中营人造环境下，则是刻意忽视黑灰的恶风，潜意识拒绝去把握黑风的感性特征，因此更加难以触碰黑灰的真相。天真的婴儿玛格达更是被风逗得咧嘴轻笑，她不具有把握黑灰感性特征的能力。总之，包括纳粹士兵、罗莎等在内的人类都不能真正地抵达尸灰的物本体性。此处“实在之物”与“感性特征”之间的冲突恰恰实现了辛西娅·欧芝克的修辞目的，即渲染“夹杂黑灰的风”的神秘性与恐怖性，成功地制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审美效果，不仅诱导读者思考黑灰的实在性并反思大屠杀的残酷性，而且引导读者从感性和理性两个层面努力把握如“超物体”般的大屠杀历史。

#### 四、结语

铁丝网、织物、尸灰等都是《大披巾》中不可忽视的“物”。在“物转向”相关理论的烛照下，“物”不仅可以被视为文化符号，而且具有能动性和本体性。符号的“物”折射出特定的历史与文化属性，发挥记忆功能，触发罗莎对铁丝网的种种回忆并促使罗莎做出选择。活力的织物施展“物”的力量，影响人物行动，从而推动叙事进程。同时，本体之“物”在无限隐退中显露深不可测的实在性，奥斯维辛集中营内弥漫的尸灰神秘莫测，实现恐怖的美学效果，诱发读者思考。《大披巾》中的主人公罗莎始终为“物”环境所困，无法逃脱为其左右的命运。欧芝克使用“物”来叙事，借“物”推动了小说的叙事进程，呈现物与人的多重互动，在主题上强化了大屠杀历史，揭示了犹太人个体和集体的巨大心理创伤，促使读者重新审视二战，并肩负起历史责任。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 ORCID

Lu Hongyu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9-7430-043X>

Fang Ying <sup>ID</sup> <https://orcid.org/0009-0001-5569-1166>

## References

- Bagno-Simon, Libby (2014). "My Warsaw Isn't Your Warsaw: Memory, Silence, and the Rewriting of the Past in Cynthia Ozick's 'Rosa'." *ANQ: A Quarterly Journal of Short Articles, Notes and Reviews* 27(04): 194-198.
- Bennett, Jane (2010).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rown, Bill (1996). *The Material Unconscious: American Amusement, Stephen Crane, and the Economies of Pla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yant, Levi (2014). *Onto-Cartography: An Ontology of Machine and Media*.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方进、李金云 (2020): “论《大披肩》中的创伤记忆”,《江苏外语教学研究》(04): 28-31。
- [Fang Jin, Li Jinyun (2020). “Traumatic Memory in *The Shawl*.” *Jiangsu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04): 28-31.]
- 韩启群 (2019): “布朗新物质主义批评话语研究”,《外国文学》(06): 104-114。
- [Han Qiqun (2019). “A Study of Bill Brown's New Materialism in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06): 104-114.]
- 郝慧敏 (2020): “‘肯定生命’——论《大披肩》的屠犹记忆旅行”,《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02): 86-92。
- [Hao Huimin (2020). “‘For Life’: Holocaust memory travel in Cynthia Ozick's *The Shawl*.” *Fudan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02): 86-92.]
- 郝慧敏 (2021): “辛西娅·奥兹克的“米德拉什”历史记忆观——以《大披巾》为例”,《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01): 92-98。
- [Hao Huimin (2021). “Cynthia Ozick's ‘Midrash’ View of Historical Memory.” *Fudan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01): 92-98.]
- Harman, Graham (2011). *The Quadruple Object*. Zero Books.
- Jones, Billie (2002). “The Fabrics of Her Life: Cloth as Symbol in Cynthia Ozick's ‘The Shawl’.” *Studies in American Jewish Literature* (1981-)(21): 72-80.
- Kremer, Lilian (1999). *Women's Holocaust Writing: Memory and Imaginati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Langer Lawrence (1998). *Preempting the Holocaus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刘海平、王守仁 (2018):《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Liu Haiping, Wang Shouren (2018).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4)*.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Morton, Timothy (2013). *Hyperobjects: Philosophy and Ec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Ozick, Cynthia (1989). *The Shawl*. Vintage Books.

Partyka, Jacek (2017). "Between Nostalgia and Self-hatred: The Problem of Identity in Cynthia Ozick's *The Shawl*." *Polish Journal for American Studies* (11): 73-84.

童丽娟 (2020): “论辛西娅·欧芝克《大披肩》主人翁罗莎的身份建构——基于流散批评理论的诠释”,《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35 (04): 25-27+32。

[Tong Lijuan (2020).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Shaw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spora Criticism." *Journal of Guangxi Science &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35(04): 25-27+32.]

唐伟胜 (2017): “爱伦·坡的“物”叙事: 重读《厄舍府的倒塌》”,《外国语文》33 (03): 6-11。

[Tang Weisheng (2017). "Adgar Allan Poe's 'Thing' Narrative: Re-Reading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33(03): 6-11.]

唐伟胜 (2021): “‘本体书写’与‘以物观物’的互释”,《中国文学批评》(04): 110-120, 158。

[Tang Weisheng (2021). "'Ontography' and 'Yi Wu Guan Wu'." *Chinese Journal of Literary Criticism* (04): 110-120, 158.]

王祖友 (2004): “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中的历史反思——评辛西娅·欧芝克的两篇短篇小说”,《外国文学》(05): 15-19。

[Wang Zuyou (2004). "Historical Reflection in Postmodernist Novels — A Review of Cynthia Ozick's Two Short Stories." *Foreign Literature* (05): 15-19.]

魏新俊、张国申 (2014): “崇拜、背离、回归——辛西娅·欧芝克的文学创作之路”,《当代外国文学》35 (02): 47-53。

[Wei Xinjun, Zhang Guoshen (2019). "Worshiping, Abandoning and Returning to Henry James — A Study of Cynthia Ozick's

Path to Literary Success".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35(02): 47-53.]

尹晓霞、唐伟胜 (2019): “文化符号、主体性、实在性: 论“物”的三种叙事功能”,《山东外语教学》40 (02): 76-84。

[Yin Xiaoxia, Tang Weisheng (2019). "Cultural Signs, Agency, and Realism: Three Roles Things Play in Fictional Narratives."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40(02): 76-84.]

赵娜 (2014): “‘另类’母亲:《大披肩》中母亲身份的伦理解读”,《外文研究》2(04): 62-67+106-107。

[Zhao Na (2014). "The 'Other' Mother: An Ethical Study of Motherhood in *The Shawl*." *Foreign Studies* 2(04): 62-67+106-107.]

张昕 (2020): “规训·癫狂·回归——《大披肩》空间叙事模式初探”,《江苏外语教学研究》(02): 62-66。

[Zhang Xin (2019). "Discipline · Madness · Return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patial Narrative Mode of *The Shawl*." *Jiangsu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02): 62-66.]